

俄羅斯民主向何處去

鄭易平、聶聖平、王洋*

摘要

普京就任總統期間，俄羅斯民主出現了倒退的跡象——總統強化了對聯邦主體、國家杜馬、政黨、新聞媒體以及經濟命脈的控制，同時與西方關係惡化，民族主義抬頭。民主倒退的主要原因是經濟改革受挫、社會動盪、貧富分化、車臣分離意識高漲和民族主義的崛起。由於俄羅斯仍保留了普選、公民社會、言論自由等民主基本要素，因此有樂觀的理由。

關鍵字：俄羅斯、民主、普京、梅德韋傑夫

* 鄭易平，南京航空航太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聶聖平，南京航空航太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王洋，南京航空航太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生。



壹、前言

1991年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立民主國家，為持續七十多年的東西方對峙、四十多年的美蘇冷戰劃上句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歡呼《歷史的終結》，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¹。在他看來原蘇東國家建立起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的、人類的最後一種統治形式——自由民主制度。可到了1993年，葉利欽（Boris Yeltsin）用攻打白宮的隆隆炮聲，讓世人從陶醉於歷史的終結的夢幻中驚醒過來，不禁為俄羅斯的民主前途擔憂起來。從葉利欽到普京（Vladimir Putin），俄羅斯政治體制不斷趨向集權。從武力清剿車臣叛軍到強硬態度對抗北約東擴；從廢除地方官員的直選和改變國家杜馬選舉的形式到鉗制媒體、打壓新聞自由；從推崇西方自由民主到回歸俄羅斯東正教傳統等都可以看出普京與葉利欽相比更善用鐵腕。俄羅斯脆弱的自由民主制度確實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悲觀者甚至認為俄羅斯的民主制度已經名存實亡，頗有影響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在2008年原蘇東國家民主排行榜上把俄羅斯排在混合政體的倒數第二位。甚至樂觀者也不否認俄羅斯的民主確實出現了倒退。而2008年8月的俄格衝突似乎使人們又看到冷戰的陰影，這不能不加大了人們對俄羅斯民主前途的擔憂。

俄羅斯的民主真的倒退了嗎？如果說它倒退，那麼原因何在呢？它還會繼續倒退嗎，抑或有沒有可能重新向前發展？未來俄羅斯的民主制度究竟路在何方？本文就這些問題做出自己的分析。

貳、俄羅斯民主的發展歷程

蘇聯解體後，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成為俄羅斯新領導人特別強調的政治主張，以效法西方議會民主、實行三權分立為目標模式的政治體制成

¹ 法蘭西斯·福山著，黃勝強等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3。



為一種時尚。但是，由於獨立後的俄羅斯沿用的仍然是 1978 年蘇聯時期的俄聯邦憲法，使得當時的俄羅斯政治體制十分混亂，造成立法、司法權和行政權沒能合理分立，一味地互相掣肘。葉利欽想通過確立總統制的新憲法來強化總統權力從而推進改革，而議會想實行虛化總統權力的議會制，結果本應是相互制約和互相配合的立法權和行政權變成了無法相容的對立體，形成了無法調和的府（行政機關）、院（立法機關）之爭。在葉利欽看來，導致休克療法失敗，國家陷入深重經濟危機的原因，不是由於總統和行政機關的舉措失當，而在於立法權力機構這個保守勢力的最後堡壘，總是同總統和政府分庭抗禮。為了擊敗議會，葉利欽於 1993 年 4 月舉行對總統的執政表現和政策進行裁定的全民公決，結果總統獲得多數支持，但議會拒絕接受這個結果。結果矛盾激化，最終葉利欽以武力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府院之爭，並於 1993 年 12 月舉行了新的議會選舉並以全民公決的形式通過了新憲法，確立了以總統為主導的三權分立政府體制。1996 年，葉利欽以全民直選的方式當選為俄羅斯總統，確立了以總統高度集權為特點的民主共和政體。

在葉利欽時期，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架構得以建立，但政治轉軌還處於過渡階段，遠未完成。由於經濟、社會矛盾的凸顯和車臣民族分裂問題的困擾，葉利欽經常使用鐵腕手段應對危機，引起國內自由派人士和西方民主國家對俄羅斯民主倒退的批評和憂慮。

1999 年底普京就任總統後，除了繼承葉利欽時代的政治體制外，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進而也就加強了總統的權力。根據 1993 年的俄羅斯憲法，「俄羅斯聯邦總統在俄羅斯政治中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總統是國家權力的核心；總理由總統提名，如果議會連續三次否決提名，總統有權解散議會；國防、安全、內務、外交等幾個重要的政府強力部門都直接接受總統的領導；總統認為必要時可以改組政府，也可以不通過議會而直接解散政府；總統只需要議會上院批准就可以發佈戒嚴令和緊急狀態令」²。由於葉利欽時代的結束，總統的權力並未得到充分的運用，只是停留在法律層面上，而到普京時代則進入了實質性運作和強化的層面。具體有以下措施：

² 姜士林，《世界憲法全書—俄羅斯卷》（青島：青島出版社，1997），頁 825-838。



第一、加強總統對聯邦主體的控制權。對聯邦原來的行政區進行規劃調整，將 89 個聯邦主體劃分為 7 個大區，在每個區任命一個總統全權代表；聯邦主體的最高領導人由選民直選改為總統提名，然後由地方議會確認，最後再由總統任命。這些舉措保證了總統對聯邦主體更有效地控制。

第二、加強總統對國家杜馬和政黨的控制。改革了國家杜馬議員的選舉制度，由原來的單席位選區制改為按政黨選舉產生，減少了反對派進入國家杜馬的機會；提高了政黨通過選舉進入國家杜馬的門檻，把政黨得票率限制在 7% 以上；提高了政黨註冊的資格標準，黨員由原來的 1 萬人增加到 5 萬人；大力扶持現在支持政權的統一俄羅斯黨，同時也扶持左翼的公正俄羅斯黨作為反對黨，刻意打造兩黨政治的表象，同時打壓自由主義政黨，擠壓俄共和自由民主黨的生存空間。通過這一系列措施，造成國家杜馬中執政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從而加強了總統對國家杜馬的控制權。

第三、加大了對車臣恐怖分裂活動的打擊力度。通過第二次車臣戰爭，特別是 2004 年別斯蘭事件（Beslan Marks Siege）後的全民反恐運動，不僅沉重打擊了車臣地區的分裂主義勢力，維護了聯邦的統一，而且加強了中央對地方和社會的控制。

第四、打擊金融寡頭勢力，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普京從 2000 年開始，先後打擊了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和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試圖操縱政權的寡頭，剝離了寡頭和政權的關係，贏得了民心，提高了普京個人的聲望和權威；同時也建立了對石油天然氣等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有利於對經濟進行強有力的國家調控。

第五、宣導和推崇國家民族主義。與激進極端的民族主義相比，普京所宣導的國家民族主義是一種溫和的民族主義。雖然它也以國家利益為中心，以強國主義為目標，以傳統文化為精神支柱，但是它並不像極端民族主義那樣盲目地激進排外。俄羅斯國家民族主義近年來的核心理念是主權民主。所謂主權民主就是指有民主，但更要主權的觀點。主權民主的思想認為，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出現的政治、經濟、社會混亂使



得俄羅斯首先要實現政治穩定，然後通過政治治理和完善政治體制、鞏固國家政權，才能促使民主化有序地進行。一言以蔽之，俄羅斯的民主與西方自由民主不同，它是政府主導下的可控民主，也就是說「俄羅斯要的是有主權的民主」³。

第六、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俄羅斯獨立後，新聞自由和獨立媒體獲得了較大的發展。與葉利欽時代相比，在普京執政時期，政府則加強了對媒體的控制，新聞自由的空間在今日俄羅斯已受到嚴重擠壓。具體表現為：葉利欽時代的獨立媒體寡頭遭到了沉重打擊，政府對獨立媒體進行了整肅，通過收回寡頭在媒體的股份，取得對媒體的國有控制，對進行負面報導的媒體採取行政手段進行干預等；對廣播電視媒體進行嚴格管制，運用經濟手段（獎賞和罰款）控制媒體，通過對異見者的懲罰措施來對媒體施加壓力，甚至對持異議的新聞工作者採取訴訟、暴力活動乃至暗殺。2006年10月，世界新聞自由的英雄、正義的衛士——安娜·波麗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被暗殺，震驚了整個世界，俄政府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

參、 俄羅斯民主倒退的原因

聯邦總統權力的擴張、中央政府的集權、對國家杜馬和政黨的操控、暴力粉碎車臣分裂勢力、嚴厲打擊金融寡頭、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以國家民族主義為基礎的主權民主的出現，尤其是對媒體的嚴密控制和打壓等等，昭示了俄羅斯的民主確實出現倒退，受到國內外民主人士的嚴厲批評。世人不禁要問：俄羅斯的民主為什麼會出現倒退？這種倒退是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情勢使然？還是領導人的個性所為？抑或兩者兼而有之？筆者認為，俄羅斯民主的倒退雖難以排除領導人的因素，但主要還是當時政經、社會的情勢所造成的。對普京就任總統期間的情勢稍作回顧，便可發現其上臺後至少面臨以下四個嚴重問題。

³ 《社會科學報》，2007年4月19日。



第一，經濟改革受挫。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因此俄羅斯獨立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經濟改革，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並使宏觀經濟穩定，以便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成為葉利欽政府的主要經濟目標。但由於當時議會對休克療法式的經濟改革的反對，外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供的經濟援助沒有兌現等原因，使得休克療法半途而廢，出現了物價飛漲的惡性通貨膨脹局面，導致本已下降的人民生活水準更加惡化，從而使人民對改革大失所望。俄羅斯獨立初期，人民的民主熱情很高，但這種民主熱情是建立在民主可以使生活富足的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之上的。經濟改革的現實打破了他們對民主的幻想，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那樣，「俄羅斯人在共產黨時期不好過，以為在民主下將會好些。然而事情並非如此。雖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更困難了」⁴。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甚至拒絕民主，他們呼喚權威，希望鐵腕人物出現，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二，社會動盪和貧富分化加大。經濟改革的陣痛不僅沒能形成類似西方式的橄欖形社會結構，反而使貧富分化加劇。1/3 以上的居民被拋到了社會的邊緣和底層，形成了過大的貧困群體，相反官僚壟斷和新興的私人金融寡頭相互勾結，瓜分了社會資源，同時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的現象嚴重，各種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已公開化、集團化、惡性化，「其規模與性質已對俄羅斯國家體制構成了很大威脅，犯罪行為正在摧毀俄羅斯經濟及政治參與，並削弱了公眾的鬥志」⁵。據統計，1997年俄羅斯大約有 5000 個大的犯罪團夥，控制著千萬個企業，其中包括 400 多家銀行，約有 80% 的公司需要把利潤的 20-30% 上交犯罪組織作為保護費，這種情況激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很容易轉變成對民主的失望和不滿。

第三，車臣分離主義的出現。獨立後的俄羅斯聯邦境內有 100 多個民族，民族之間矛盾重重，某些方面和前蘇聯類似。由於俄羅斯獨立之後政治經濟形勢的惡化，再加上蘇聯的解體的刺激，民族分離主義勢力

⁴ 列·姆列欽著，徐葵等譯，《權力的公式——從葉利欽到普京》（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頁 369。

⁵ 理查·萊亞德、約翰·派克著，白潔等譯，《俄羅斯重振雄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頁 200。



抬頭，尤其以車臣謀求獨立最為典型，對俄羅斯聯邦的統一構成了巨大威脅。1991年11月車臣宣佈獨立，加快了分裂的步伐。為了維護國家統一，防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在各種政治手段解決未果的情況下，俄聯邦政府於1994年底出兵車臣。1996年8月，聯邦政府屈辱地停戰撤軍，標誌著第一次車臣戰爭的失敗，這次失敗助長了車臣分離主義勢力的氣焰，使俄羅斯聯邦政府的威信受到嚴重損害。1999年底，普京擔任總理後不得不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調動10萬大軍攻佔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戰爭取得了勝利，基本上消滅了車臣的非法武裝，遏制了俄境內其他地區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維護了聯邦的統一，但車臣戰爭也使俄羅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經濟代價。車臣非法武裝分子殘餘不斷製造恐怖事件，特別是別斯蘭事件給俄羅斯社會甚至俄羅斯民眾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第四，民族主義的崛起。俄羅斯獨立之初，葉利欽奉行全盤西化的內外政策，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可是隨著西方對俄援助的口惠而實不至，俄羅斯的大國地位的衰落以及經濟下滑和社會動盪，人們逐漸失去了對自由主義的興趣，各種民族主義勢力趁勢崛起，主要有極端民族主義、激進民族主義等形式。極端民族主義包括俄羅斯統一運動、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祖先遺產運動、斯拉夫聯盟和黑色百人團等，他們具有強烈的封閉性、進攻性、冒險性，經常採取血腥暴力手段來推行他們的政策主張，因此被稱為極端民族主義。激進的民族主義包括以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y）為領袖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以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為領袖的俄羅斯共產黨和以波德別列茲金（Alexei Pod Berezkin）為首的精神遺產黨。這幾個黨雖然激進程度有所差異，分別呈左右翼色彩，但是都比較激進，他們的主張都蘊含著對本民族的巨大的非理性情感表達，具有鮮明的大俄羅斯帝國思想，他們常常以異化的愛國主義和強國主義為招牌，力圖恢復俄羅斯歷史上的帝國光榮。1993年12月，右翼激進民族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一舉成為俄羅斯議會的第一大黨，引起了整個世界的警覺。1995年12月在國家杜馬選舉中，左翼激進民族主義政黨——俄共獲得的國會議席躍居第一，大有取代葉利欽之勢，迫使葉利欽向民族主義靠攏，免去親西方的外長——科濟列夫（Andrey Kozyrev）的職務，改全盤西化的外交為全



方位外交，有意識的與美國拉開距離，強調俄羅斯應成為承擔特殊歷史使命的世界強國。至此，民族主義成為俄羅斯大多數政黨所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普京執政後，大力推行以國家利益為中心、以強國主義作為基礎的實用主義外交，同時堅決反對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使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趨向穩定，大國地位得到部分恢復，溫和的國家民族主義成為當今俄羅斯政治思潮的主流。

顯而易見，以上四個方面的問題無一不對新生的俄羅斯民主構成嚴峻的挑戰，在有著漫長專制傳統、第一次嘗試民主制的俄羅斯，出現專制的回潮是非常容易的。要使新生的民主得到鞏固，在新舊體制的轉換過程中，民主政體應充分利用民眾伴隨剛推翻專制而產生的民主激情妥善處理各階層、各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化解社會經濟危機，從而使得民主因受到民眾的信任而得到鞏固。反之，民主激情很快就會讓位於無邊的挫折感和對民主化結果的失望感。這時，民眾很容易患上懷舊威權症，「對受迫害的記憶逐漸消失，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被一種威權期間秩序、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形象所取代」⁶，「反現任統治者和反體制的反應是對政策失敗和幻滅的經典式民主反應」⁷。俄共在 1996 年成為國家杜馬第一大黨，並在 1996 年的總統大選中差點擊敗以民主自居的葉利欽，這就是民主幻滅的明證。

面對這些危機，普京只有憑藉憲法賦予他的巨大權力，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大刀闊斧打擊寡頭，穩定經濟；出兵車臣，鎮壓叛亂，維護統一，贏取民心；扶植政權黨，打壓反對派，限制俄共，打擊極端民族主義；限制新聞媒體的自由，同時，回歸俄羅斯東正教傳統，崇尚民族主義（溫和的民族主義），擺出對西方強硬姿態，力圖重整俄羅斯的雄風。普京的這些措施雖是民主的倒退，但在俄羅斯著名政論家維·特列季科夫（Victoria • Tyret Jakov）看來，「為了避免出現比喪失民主更嚴重的情況，即俄羅斯的分崩離析，這種倒退是必要的」⁸。確實，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有國家的穩定才可能挽救危機中的民主。其實，任

⁶ 撒母耳·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20 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 311。

⁷ 同前註，頁 320。

⁸ 《俄羅斯報》，2004 年 9 月 16 日。



何國家包括美國在面臨國內危機或對外戰爭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本能的集權趨勢，或者說民主在某些方面出現暫時的緊縮⁹。也許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典型的民主國家，拿它來說明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問題過於牽強。而我們認為，正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典範，在這樣一個民主發展完善的國家都會出現特定時期的民主局部倒退現象，更何況是民主發展才剛剛起步的俄羅斯呢？換句話說，俄羅斯在面臨危機時出現民主的倒退比美國的民主倒退更好理解，這種倒退並不足以說明俄羅斯在民主倒退之後不能重返政治民主的軌道。當然，俄羅斯的民主發展也很有可能民主倒退之後會一路下滑，最終變成一個威權甚至獨裁專制的國家。這裡的關鍵在於普京時期的民主倒退是不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普京及其團隊是否真心實意在俄羅斯發展民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俄羅斯的民主還不能說是沒有希望的。

總之，民主國家在面臨危機狀態之際，必要時可根據憲政規範下的緊急處分方式來應對。然而，這種類似集權或者民主的後退都不能超過底線，那就是對憲政民主框架和基本人權的堅守和尊重，而且在危機消退時應該儘快消除集權，重返民主政治的正常軌道。換句話說，應對危機的民主倒退是不得已的退卻，是為了日後的勝利進軍所付出的代價。

肆、 俄羅斯民主的前景

要分析俄羅斯民主的前景，必須首先把握它的民主現狀。第一、普選。我們先看一下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普選。俄羅斯的議會和總統選舉雖然存在不少問題，比如 2008 年度的總統大選前對自由輿論的壓制，動用政府資源為梅德韋傑夫（Dmitri Medvedev）助選，特別是否定反對派總統候選人凱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的資格，但總的說來

⁹ 美國剛建國不久，和法國在海上發生軍事衝突，1778 年美國國會以「戰時狀態」和「臨時措施」為理由通過了《外僑法》和《煽動法》，對公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做了若干限制；在一戰期間，美國聯邦政府也立法限制言論自由，《反間諜法》便禁止可能妨礙軍事行動的「不實言論」。這些事例說明，在危機時，美國政府對言論自由等民主制度亦曾出現可議之處。



選舉基本上反映了民意。以右翼力量聯盟和亞博盧（Yabloko）為首的右翼勢力沒能進入第五屆國家杜馬（2007 年底選舉），雖然有杜馬門檻提高和政府打壓等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其上世紀 90 年代改革的不成功喪失了民意基礎所造成的。左翼政黨——共產黨仍然獲得了國家杜馬 57 個席位，保留了第二大黨的地位，而右翼民族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則蟬聯了第三大黨的位置。有意思的是 2009 年 5 月 23 日，在全俄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宣佈成立了俄羅斯共產黨人黨，這個黨將會對俄共構成很大威脅。

第二、公民社會。在獨立前，由於在蘇聯高壓政治控制下，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在獨立之初，隨著俄羅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相關保證公民權利的法案的制定，各種非政府組織紛紛建立，發展速度非常之快。據統計，「目前在俄羅斯境內共計有 60 萬個各類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在從事各類活動，僅在司法部註冊的就有 30 萬個各個級別、各種性質的社會組織」¹⁰。普京上臺之初，採取各種措施促進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發展。但隨著普京大力推行國家民族主義的可控民主，政府不斷採取措施限制非政府組織原本就很脆弱的獨立性，使其作用大打折扣。儘管如此，它仍然是俄羅斯國內可以對政府推行的內外政策提出批評的一支相對獨立的力量。用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尤·克拉辛（View Klasing）的話說，「雖然俄羅斯的公民社會發育不全，但存在著民主力量得以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條件」¹¹。

第三、政黨政治。俄羅斯政黨政治發生的根本變化是從之前蘇聯時期的一黨制逐步轉向現在的多黨制。這一過程始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蘇聯非正式社會組織的產生與發展，此後經過數年的政治鬥爭，至 1993 年〈俄羅斯聯邦憲法〉明確規定多黨制的法律地位，標誌著多黨制在俄羅斯已經確立。然而由於俄羅斯的政黨數量繁多，各政黨的活動處於無序狀態，其權利、責任和活動規則都沒有得到明確規定，因此俄羅斯的多黨政治仍然是很不規範的。為了改變俄羅斯政黨活動的混亂局面，

¹⁰ 普京著，張樹華等譯，《普京文集：文章和講話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316。

¹¹ 尤·克拉辛，〈俄羅斯民主：可能的發展通道〉，《政治研究》，第 6 期，2004。



2001年7月俄羅斯正式頒佈了有議會兩院審議通過並經普京總統簽署的〈政黨法〉。該法對政黨的概念和創立目的、政黨的組建和活動範圍、政黨的登記制度和活動原則、政黨黨綱和黨章所必須包含的內容以及政黨的權利和義務等等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政黨法〉的頒佈實施，標誌著俄羅斯政黨政治已經進入了用法律來規範各政黨活動，從而使政黨體制運作步入正軌的新階段。現如今的俄羅斯政黨格局呈現出「以俄共為代表的左翼政黨，以統一俄羅斯黨為代表的親總統的中派政黨，以右翼力量聯盟和亞博盧為代表的右翼政黨以及以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為代表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等主流政治派別組成的政黨格局，為普京提出的實行有兩三個或四個政黨參加的多黨制奠定了基礎」¹²。

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是不爭的客觀事實，但是它在發展中也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問題之一在於俄羅斯各政黨的自身發展水準較低且不夠成熟。多數政黨缺乏系統的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也不具備穩定的組織體系和廣泛的群眾基礎。一些政黨組織紀律渙散鬆懈，分化組合十分頻繁。儘管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現狀同一個民主國家所需要的政黨政治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自2008年5月7日梅德韋傑夫就任總統後，「他就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倡議書並成為法律，使俄羅斯政黨建設出現了與之前不同的新局面」¹³，並且使俄羅斯的政黨政治朝著民主國家所需的政黨體制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具體來說，梅德韋傑夫採取的措施有：一是，加強政黨體制的法制建設。梅德韋傑夫認為，由於俄羅斯存在嚴重的法律虛無主義，為鞏固俄羅斯政黨體制，必須確立法律至上，用立法來規範俄羅斯政黨體制。為此，在梅德韋傑夫的倡議推動下，俄羅斯陸續頒佈實施了〈俄羅斯聯邦公民選舉權和參與全民公決基本保障法〉、〈議會政黨普遍由國家電視和無線電頻道平等闡釋其活動保障法〉以及〈提高俄羅斯聯邦會議國家杜馬選民代表性而對俄聯邦若干法規作出修改法〉等法律。二是，加大對政黨財政資助力度。梅德韋傑夫2008年5月上臺後，開始修改普京時代頒佈的〈政黨法〉，規定

¹² 範建中，〈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現狀和走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6期，2004。

¹³ 劉俊燕、孫曉華，〈梅德韋傑夫執政以來俄羅斯政黨政治的新變化〉，《當代世界》，第5期，2009。



參選得票超過3%的政黨，國家對每票的補助提高到20盧布。並規定自然人和法人對政黨的捐助從最低勞動報酬的一萬倍提高到十萬倍，由於俄羅斯2008年法律規定最低勞動報酬為4330盧布，這樣每個自然人對政黨的捐款每年可達433萬盧布，法人的捐款可逾4330萬盧布。同時規定，政黨提名參與總統競選的候選人如果得票超過3%，則國家給每票的撥款也從原來的5盧布提高到20盧布。梅德韋傑夫隨後就批准了該法案，從2009年1月起生效。這次改革使各政黨的財政狀況大為改觀，為各政黨順利從事競選和舉辦各項活動提供了比較有保障的物質基礎，有利於鞏固俄羅斯政黨體制，也為防止俄羅斯政黨從西方獲得資金提供了可能。三是，頻繁與各議會政黨互動。從2008年開始，梅德韋傑夫分別邀請俄共主席久加諾夫、自民黨主席日里諾夫斯基等會面，聽取各黨對政府工作的看法，並責成他們分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做工作，如委託俄共參與制定有關反腐敗的法律，期待自民黨在解決居民個人住房方面建言獻策。隨著俄羅斯經濟危機的不斷加劇，社會上出現一些不滿情緒和抗議活動。梅德韋傑夫於2009年4月起，相繼再次大範圍會見統一俄羅斯黨、俄共和自民黨領導人及他們的重量級議員，聽取其就政府在反危機方面採取措施的意見和各黨草擬的反危機計畫。為了表示對各議會政黨的重視，克里姆林宮不久前還開通了各黨領導人同梅德韋傑夫的直線聯繫電話。可以看出，梅德韋傑夫對俄羅斯各議會政黨較以往更加重視，雙方建立了比較良性的溝通管道。

第四、民族主義。早在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就開始了向東正教傳統回歸，並重新崇尚包含大俄羅斯主義情結的民族主義。普京上臺後，在這一方面走的更遠，對西方態度日趨強硬，特別是俄格衝突之後，人們不得不擔心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到底會走多遠？其實向東正教傳統回歸和推行國家民族主義都有為客觀形勢所迫的因素。近代以來，俄羅斯一直存在著堅守東正教，推崇彌賽亞精神的斯拉夫主義和西化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甚至延續到了蘇聯時期的不同政見者之中，前者以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為代表，後者以薩哈羅夫（Andrey Sakharov）為領袖。蘇聯解體後，西化派占了上風，但是隨著西化派的式微，斯拉夫主義必然捲土重來。因為一個國家要把許多民族凝聚起來，不可能沒有一個精神上的支撐。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水土不服，在



俄羅斯社會有著深遠影響的東正教傳統就是一個自然的選擇，在俄羅斯統治精英們看來，英美等國建立在基督教新教基礎之上的自由主義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而在俄羅斯，「宗教（東正教）既是王朝的文明支柱，又是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整體的重要因素」¹⁴。國家是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是任何變革的宣導者和主要推動力。基於此，近年來，普京在張揚他的強國論的同時，也極力推崇索爾仁尼琴和東正教，授予他最高的國家榮譽，並把東正教提高到了准國教的地位。有人擔心東正教歷史上與專制主義沆瀣一氣，有很強的保守性，將來會對俄羅斯民主政治和對外關係造成很大的障礙，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我們也應看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許多天主教國家也成功轉型，而以前天主教往往會被看成是民主轉型的一大障礙。同時我們更應看到普京在推行他的帶有溫和色彩的國家民族主義的同時打擊極端民族主義、排擠激進民族主義。2003年，公然宣揚種族主義的俄羅斯民族國家黨被吊銷政黨資格，推崇激進民族主義的俄共和自由民主黨也被邊緣化。在和西方的關係上，普京的政策也是頗為靈活的。911事件以前，俄美關係緊張，911之後，普京主動化解、支持並積極配合布希打擊塔利班恐怖分子。伊拉克戰爭後，俄美關係又趨於緊張，北約東擴和原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特別是俄格衝突，使俄羅斯與歐美關係跌入穀底，但是雙方關係始終沒有徹底破裂。奧巴馬（Barack Obama）上臺後，俄美關係有回暖趨向，俄準備就核裁軍新協議與美國展開談判，並於2009年5月13日公佈了〈俄羅斯聯邦2020年前國家安全戰略〉¹⁵，首次將消除全球核武器納入視野。該戰略聲稱，除獨聯體國家外，歐盟也應該成為俄羅斯的主要盟友，俄羅斯應與歐盟在經濟和安全保障領域建立共同空間。該聲明還明確指出，不打算捲入新的、耗資巨大的軍備競賽。最引人注目的是該〈戰略〉還聲稱，俄羅斯將努力與美國構築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夥伴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確實也開始了普京所承諾的裁軍方案，並於2009年裁撤了106空降師，俄羅斯傳奇部隊塔曼師也隨之被解散。

第五、言論自由。俄羅斯的言論自由問題確實令人擔憂，普京對媒

¹⁴ 拉伊夫著，蔣學禎等譯，《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頁2。

¹⁵ 《光明日報》，2009年5月14日。



體的管制比葉利欽時代嚴厲多了，但是報禁一經開放，再想回收已是幾乎不可能。普京執政期間，多次發生記者和報人被暗殺的驚人事件，但這至少證明權勢者不敢運用公開的政府權力來壟斷媒體，扼殺言論自由。因為只要不公開取締媒體自由，總有媒體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十年來已經有四名記者和一名律師被暗殺的《新報》(Novaya Gazeta)，從來沒有在黑暗和殘忍的打壓面前屈服過。正如哈耶克(F. A. Hayek)所說，「只要異議不受到禁止，就始終會有人對支配著他們同時代人的意見有所疑問，並且提出新的意見來接受辯論和宣傳的考驗」¹⁶。繼普京之後擔任總統的梅德韋傑夫在首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別有深意的選擇了以嚴厲批評政府著稱的《新報》，這一決定顯示了梅德韋傑夫不同於普京的民主意識。在接受該報主編採訪時他明確表態，「他贊成建立穩固的公民社會，同時堅稱俄羅斯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繁榮的民主國家，同時高調讚揚《新報》從不搞阿諛奉承」¹⁷。

第六、梅德韋傑夫。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有助於俄羅斯的民主進程，他是普京團隊中最具民主意識、自由化色彩最濃的人，早在他主持天然氣公司時就提出了外資入股的改革，他擔任第一副總理時對普京宣導的主權民主以及怎樣將主權和民主兩者結合起來提出批評和懷疑，「如果過分強調(我國)民主的某些特徵，將會產生危害，因為這將使我們失去方向」¹⁸。他公開讚揚自由是絕對的原則，批判俄羅斯文化是法律虛無主義，叫停普京時代草擬的叛國法，因為按照這樣的法律，很多和政府相左的意見都被視為犯罪。2009年4月底他在克里姆林宮召見36個經常批評政府的非政府組織代表會面，並稱讚這些組織的工作對俄羅斯社會的健康至關重要。

伍、 結語

¹⁶ 哈耶克著，馮克利等譯，《通向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57。

¹⁷ 《參考消息》，2009年4月17日。

¹⁸ 《參考消息》，2009年4月30日。



儘管俄羅斯的民主前景有令我們感到樂觀的理由，但俄羅斯畢竟是一個專制文化傳統深厚的國家，民主制度建立才不過十幾年，公民社會還很脆弱，民主意識也很淡薄，崇拜權威，仰慕強人的政治文化還在主導著廣大民眾的意識，因此，最樂觀的估計俄羅斯的民主在可預見的將來充其量也只是個類似日本 1955 年自民黨上臺執政後所形成的五五年政治體制。在這個體制下，自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反對黨雖然可以批評和監督政府，但是對執政黨難以構成很大威脅。有人將這個體制稱為半民主體制，但這種半民主體制符合當時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且有發展成整個民主體制的空間，確實難能可貴。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執政者個人的價值取向和政治權謀對於政治改革的成敗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普京挖空心思謀求貨真價實的沙皇式的權位，取梅德韋傑夫而代之，倒行逆施，那麼俄羅斯民主的前途就會曲折的多，再多走一段彎路是完全有可能的。



參考資料

- 尤·克拉辛，〈俄羅斯民主：可能的發展通道〉，《政治研究》[俄]，第6期，2004。
- 列·姆列欽著，徐葵等譯，《權力的公式——從葉利欽到普京》。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 拉伊夫著，蔣學禎等譯，《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 法蘭西斯·福山著，黃勝強等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哈耶克著，馮克利等譯，《通向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姜士林，《世界憲法全書——俄羅斯卷》。青島：青島出版社，1997，頁825-838。
- 理查·萊亞德、約翰·派克著，白潔等譯，《俄羅斯重振雄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 普京著，張樹華等譯，《普京文集：文章和講話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劉俊燕、孫曉華，〈梅德韋傑夫執政以來俄羅斯政黨政治的新變化〉，《當代世界》，第5期，2009。
- 撒母耳·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
- 範建中，〈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現狀和走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6期，2004。
- 《光明日報》，2009年5月14日。
- 《社會科學報》，2007年4月19日。
- 《俄羅斯報》，2004年9月16日。
- 《參考消息》，2009年4月17日。
- 《參考消息》，2009年4月30日。



Where the Russian Democracy Will Go

Yi-ping Zheng, Sheng-ping Nie, Yang Wang^{*}

Abstract

There is an evidence of democratic regression in Russia after Putin assume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The presid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to the Federation, the State Duma, political parties, news media,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lifeline. While the relation with the West has deteriorated, the nationalism has risen. Democratic regression is mainly due to frustr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social unrest, divided between rich and poor, rampant separatism in Chechnya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But Russia retained the universal suffrage, civil society, freedom of speech and other basic elements of democracy, there is reason for optimism.

Keywords: Russia, Democracy, Putin, Medvedev

^{*} **Yi-ping Zheng**, Professor, Doctoral Teache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agem and Saf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heng-ping Nie**, Doctoral Studen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Yang Wang**, Graduate Studen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